

第七回 獻策巧安排逾牆即訊 通辭驚落月吮墨投供

詞曰：

探問東君，重門隔住。無人插翼難尋至。用心算定步雲梯，扳花偷度牆頭去。月影將沉，初斜花樹。來蹤細剖真叨絮。權憑筆墨具親供，梅酸祇為飄風雨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卻說雲娥同愛月喫了飯，心實放他不下。沉吟半晌，那雲娥仍別過夫人，同著愛月向涌碧軒而去。

愛月又隨著雲娥小姐，步到牆邊梅花樹下，緣著半梯坐著。須臾之間，祇見皓月東升，長天一色。雲娥看了，乃道：“到不如無月之光，還得便宜行事。”愛月便帶笑道：“祇要小姐有心，奴家自能掩護。前度之來，不期被風雪所阻，恰逢今夜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，黃公子多應又在樓頭盼望。小姐仔細思量，作何發付？”雲娥小姐因道：“別無所慮，小門久閉，不便開去也。倘不細膩，定被外廂知覺。孀居閨範，兩失防閑。即欲往觀，其中不容造次，事方有成。既得妥當，乃不負此去初心。”愛月又道：“已經到此，若是空回，毋乃不情已甚！前因小姐題詩贈帕，惹得他廢寢忘餐，夢魂牽引，功名付之流水，性命薄於鴻毛。若令哀怨成病，卻是奈何？”

佇立不多時，更已深了，四顧寂然，無人在彼。遂緣上高梯，將梅樹一扳，已在牆上。雲娥站在半梯，舉頭望去，祇見高樓掩映，人在柳陰明月之中，樹影低迷，幾度望斷朦朧之眼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又低頭步上梯去，愛月已立於假山之下矣。

且說黃生自見愛月折花之後，真個如醉如癡，又驚又喜。伺候了許多時，不得其便。是頃也，月明風細，幸的左右無人，見家內大家已睡，遂來樓下，向西角門步出曲徑，閑行，探望雲娥消息。乃到隔亭門前竊聽，並不聞些動靜。直到三更時分，絕無影響，祇得悶悶而回。仍將小門輕掩，潛步上樓，斜倚樓窗望去，惟見一輪明月可人。

忽低頭看見月下有人，乃愛月步在亭中，望著黃生不至，佇立良久。生不禁低聲呼道：“愛月姐姐為何在此觀甚？我往曲徑中等汝多時，因甚不見蹤跡？”愛月祇將不便開門之故說了一遍。生道：“姐姐既不便於開門，因何到此？”愛月又道：“祇為黃郎，祇得逾牆到此。”說罷，因云：“今夜更深，不便久留細說，誠恐外廂知道，閨範有傷。公子若有所言，莫若取片紙寫將起來，把胸中欲吐，待愛月遞與雲娥小姐知之，省得唧唧噥噥，恐被他人曉得。不獨雲娥小姐玷污，即公子置身何地也？”黃生聽了，乃道：“愛月姐姐所言極是。”遂取房中文具，攜到樓窗外放下，向月下而書。書畢，便將此字付與愛月，祇得擲下樓來。又囑道：“此書煩愛月姐姐遞與雲娥小姐，千萬勿誤。”愛月雙手捧著，乃婉轉辭黃生，向假山上，緣著梅花而去。伸足上牆，踏著高梯下去，將梯放下，把黃公子之書付與雲娥小姐，說道：“公子近來行狀，盡在此間。小姐可緊拈勿失，不可被旁人知道。”說畢，二人攜手同歸房中。雲娥歡喜，因對愛月道：“我妹如此用心，方有妥當，不獨外廂莫曉，閨範凜如，一去便來，是為難得。”遂將來字展開一看，但見上面寫云：

黃玉史冒死敬承貴侍愛月之言，因向月下致書於雲卿小姐妝次：

憶昔文場失意，曾接小姐瑤函，曷勝欣快！奈爾時為友人見招，祇得修書作別。弗獲一面，竟爾悵悵就道。不期貴府慘遭奇禍，爾時在省，聞息星夜奔到家中。誰料葉家門第已蕩然矣。且以小姐與愛月賢妹並遭玉石，不勝痛悼，遂昏然絕倒，無心舉業，決志遠遊，幸一夕舟次相連，得明蹤跡。正欲連舟同抵金陵，詎意與友人公車舟行相遇，故又耽延。到此之時，無緣相遇，不得已將小牒暫寄寺僧，自行賣身周處為奴，冀於旦夕之間，或能一晤。豈料至今消息仍是杳然。昨見賢妹愛月，託故折在閑玩，因祈代達隱衷。倘獲小姐見憐，萬死一生，庶免失身異地也。尚是懷疑，則帕墜、窗稿藏身可證。偵便或能潛出一面，豈不是花發月圓之慶也！楮短情長，言不盡意。黃玉史冒死謹達雲卿小姐妝次。

黃玉史百拜

二人看畢，方知黃生來由。愛月與雲娥看畢，不覺潸然下淚。雲娥道：“原來黃公子單為我受此屈辱，比昔日在駐春園時，可憐又加百倍矣。茲以兩家老夫人嚴禁出入，不得一晤，奈何！奈何！”愛月道：“若非移向紅螭閣居住，諒必難會黃郎。”雲娥把眉一蹙，因道：“夫人曾說，祇可日在涌碧軒，連那門外亦不許出入，安肯容汝隔園居住乎？”愛月又道：“此事雖萬分不能，恐夫人近日或變了心，也未見得。”談論移時，已是五更。愛月與雲娥二人遂各自就枕安寢。

次早，日高丈五，尚在睡鄉做夢。此時，曾夫人起來多時，見那雲娥與愛月二人尚未起來梳洗，正欲和他二人說個話，移步便到涌碧軒而來。進前一看，祇見房門緊閉，遂喚愛月道：“紅日已上半牆，汝同小姐二人夜來到底作了何事，睡夢尚是未醒？”愛月與雲娥聞是夫人聲音，遂不及穿衣，祇著短衣，急起開門接見夫人。夫人因道：“夜間我已明白吩咐早睡早起，若非遲睡，何至今尚未下床？”雲娥方欲答應，愛月因接口應道：“夫人獨不聞古書云‘愛月本是夜眠遲’。”夫人見愛月善謔，亦不覺帶笑，指著軒下長梯道：“長梯因甚在此？”雲娥應道：“昨日綠筠小姐在此玩遊，見那牆上紅梅盛開，命愛月移梯折花。”愛月又接口應道：“夫人恐是忘記昨日喫飯時候，對夫人亦曾說明。”夫人聽道：“後來切不可如此。”說畢，曾夫人仍向府內去了。

雲娥祇得草草梳妝。須臾，忽見綠筠小姐徐徐而來，便於袖中取出一箋，對雲娥說道：“日前無事，即將折紅梅為題，聊賦一律呈教。倘若不陋鄙才，即求和韻一首。”雲娥小姐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云：

芳姿綽約隔紅塵，前度漁郎費問津。

獨把紅顏娛晚歲，竟超素質比懷春。

朱苞深淺胭脂染，嫩蕊高低琥珀真。

此去羅浮知近遠，夢中蝴蝶解迷人。

雲娥看畢，大加贊賞。愛月在側，也將詩句拈來一看，因笑道：“同此一夜，筠姐索句且有暇，雲姐看月也無心。”綠筠道：“何事無心看月？”愛月因道：“昨奉夫人之命夜宜早睡，祇得早早睡去，那有心情玩月？”綠筠小姐見愛月如此說，祇道是真，就也不疑。乃對雲娥道：“祇求姐姐賜和一律罷！”雲娥見說，也不推敲，低頭半晌，便取筆直書箋上，付與綠筠道：“祇得勉強塞責。”綠筠開看，見上寫道：

蕉窗一別已成塵，螭閣重逢又隔津。

煙雨那堪霏故國，風波誰與駐芳春？
偶然對影欣相見，未免傷心認不真。
折下細看朱臉濕，曾知含淚為何人。
綠筠小姐看畢，折案叫奇。三人在軒中閑談許久，方各散去不題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